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四

後學吳考槃編次

四七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四八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三主之

四九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五〇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

外當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五一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

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五二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五三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

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拂鬱在表當解之重

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拂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

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

知也

五四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

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五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五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五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五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五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

六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六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

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七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四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四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成無己曰脈浮弱者營弱衛強也

方中行曰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證猶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中風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解肌蓋嚴不得下早之意

程知曰外證未解脈見浮弱即日久猶當以汗解祇宜桂枝解肌之法不宜誤行大汗之劑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張隱菴曰自以下凡十五節論麻黃桂枝二湯各有所主為發汗之綱領言邪有在肌在表之淺深汗有津液血液之變化夫皮毛為表肌腠為外太陽病外證未解肌腠之邪未解也浮為氣虛弱為血弱脈浮弱者充膚熱肉之血氣兩虛宜桂枝湯以助肌腠之血氣而為汗柯韻伯曰此條是桂枝本證明脈為主今人辨脈不明故於證不合傷寒中風雜病皆有外證太陽主表表證咸統於太陽然必脈浮弱者可用此解外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緊者便是麻黃證要知本方只主外證之虛者

金鑑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謂太陽病表證未解也若脈浮緊是為傷寒外證未解今脈浮弱

是為中風外證未解也故當以桂枝湯汗解之

徐靈胎曰

前頭痛發熱汗出惡風

條論證此條論脈外證未解指頭痛發熱惡風惡寒也浮為在表浮

弱為營虛受邪故宜桂枝湯以和營散邪又曰病雖過期脈證屬太陽仍不離桂枝法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後大喘則為裡氣太虛邪氣傳裡正氣將脫也下後微喘則為裏氣上逆邪不

能傳裡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厚朴杏仁以下逆氣

方中行曰喘者氣奪於下而上行不利故呼吸不順而聲息不續也蓋表既未罷下則裡虛

表邪入裡而上冲裡氣適虛而下奪上爭下奪所以喘也然微者言氣但虧乏耳不似大喘

之氣脫也以表尚在不解其表則邪轉內攻而喘不可定故用桂枝解表加厚朴利氣杏仁

下氣所以為定喘之要藥

喻嘉言曰凡下後利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是上奪下爭之象危候也但驟病之人中氣

足供上下之用邪盡而喘與利自止若中氣素饒加以上下交征立盡之數矣此證不云下

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

以利下其氣亦微裡之意也此訣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

黃石膏即此可推

張隱菴曰此言肺氣通於皮毛雖下之而不因下殞微喘表未解者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

從肌而達表

燕氏曰此與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同一義也

程郊倩曰喘之一證有表有裡不可不辨下後汗出而喘其喘必盛屬裡熱壅逆火炎故也下後微喘汗必不太出屬表邪閉遏氣逆故也仍用桂枝湯加朴杏以下逆氣

柯韻伯曰喘為麻黃證治喘者功在杏仁此妄下後表雖不解腠理已疎故不宜麻黃而宜桂枝桂枝湯中有芍藥若但加杏仁喘雖微恐不勝任復加厚朴以佐之喘隨汗解矣

金鑑曰太陽病當汗而反下之下利脈促喘而汗出不惡寒者乃邪陷於裡熱在陽明葛根黃連黃芩湯證也今太陽病當汗而反下之不下利而微喘是邪陷於胸未入於胃表仍未解也故仍用桂枝湯以解肌表加厚朴杏仁以降逆定喘也

陳脩園曰在表之邪未解尚見太陽頭項強痛等病醫者誤下之猶幸裡氣未奪反上逆與表邪交錯於胸中而為微喘者表未解故也蓋肌也表也氣原相通邪從表而入肌亦從肌而出表故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方中加此二味令表邪交錯者從肌腠出於皮毛而解矣按時人往往於肌表二字認不清所以終身憤懣此一節言表邪未解者不可下若誤下之仍宜用桂枝加味令其從肌以出表太陽有在表在外之不同以皮膚為表肌腠為外也太陽表病未解而下之氣不因下而內陷仍在於表不能宣發而微喘用桂枝湯從肌而託之於表加厚朴以寬之杏仁以降之表解而喘平矣與太

陽病下之後其氣上冲者可與桂枝湯參看

桂枝加厚樸杏仁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厚樸

二兩炙去皮氣味苦溫

杏仁五十枚

按厚朴去皮後做此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周禹載曰厚朴杏仁為下氣散結之聖藥始誤投大黃引邪入裡因致喘逆奈何更用下氣之藥乎蓋誤下則引熱入內既入不復外出利其下利散其熱結邪去而喘自止矣加入桂枝湯者以表證未除也按喘者氣上逆也加厚朴杏仁者苦以泄之也

徐靈胎曰表邪誤下氣逆不降故表不解而氣微喘也須加桂枝湯解陷伏之邪加杏朴以調中降逆芍藥酸寒但加杏仁不勝治喘之任必加厚朴之辛溫佐桂以解肌佐杏以降氣此解表治裡之劑為下後發熱氣喘氣逆之端方

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成無己曰經曰本發汗而復下之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

王肯堂曰但有一毫頭痛惡寒即為表證未解不可下也

方中行曰此於下早之禁而申言之重致丁寧之意也下通大便也亦謂攻裡是也夫所謂治病之道者即其病之所在從而療理之求所以去之之謂也病在東而療西欲其去也其

可得乎。蓋風寒者外邪也。皮膚肌肉者人之外體也。外邪入猶在外體。汗之所以逐其還復外散則於理為順。而於道為得也。下而通大便通府也。府內也。病在外而求之內欲何求哉。於理則不順。故於道則顛倒悖戾而為逆也。經曰從外而之內者治其外。正謂此也。故上下條反復添致戒謹如此。按素問曰外者外治反是者病此之謂也

喻嘉言曰下之為逆即指結胸等證而言。欲解外者必無出桂枝一法。叮囑無已之辭也。外邪未解下必為逆。然則欲下未下之時亟解其肌俾下之而不為逆也不亦可乎。

張隱菴曰上節言表未解者不可下。此言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故曰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張氏曰下之為逆者逆於中焦也。為逆二字對上微喘二字看。表外之證從可識矣。程郊倩曰若下後外證未解者仍當解外。有是證用是藥不可以既下而遂謂桂枝湯不中與也。

柯韻伯曰外證初起有麻黃桂枝之分。如當解未解時惟桂枝湯可用。故桂枝湯為傷寒中風雜病解外之總方。凡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宜之。太陰病脈浮者亦宜之。則知諸經證之虛者咸得同太陽未解之治法。又可見桂枝湯不專為太陽用矣。

金鑑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者謂桂枝湯之表證未解也。凡表證未解無論已汗未汗雖有可

下之證而非在急下之例者均不可下下之為逆也欲解外者仍宜桂枝湯主之

陳元犀曰桂枝湯本為解肌誤下後邪未陷者仍用此方若已陷者當審何逆從其變而治之然則外證未解救誤如此而內證未除者救之當何如師故舉一隅以示人焉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令脈浮故知在外

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按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千五字衍文柯韻伯曰浮為在外當須解外則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

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必不是漢人之筆

成無己曰經曰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

逆則其類矣

喻嘉言曰見已下其脈仍浮證未增變者仍當急解其外也

張隱菴曰此言先汗復下仍脈浮而不愈者先宜桂枝湯以解外也

程郊倩曰愈不愈辨之於脈其愈者必其脈不浮而離於表也若脈浮者知尚在表則前此

之下自是誤下故令不愈從前之誤不必計較祇據目前目前之證不必計較祇據其脈脈

若浮知尚在外雖日久尚須解外則愈有是脈用是藥亦不以既下而遂以桂枝湯為不中

與也

周禹載曰此條雖汗下兩誤桂枝證仍在不為壞證

柯韻伯曰誤下後而脈仍浮可知表證未解陽邪未陷只宜桂枝湯解外勿以脈浮仍用麻

黃湯也下後仍可用桂枝湯乃見桂枝湯之力量矣

徐靈胎曰脈浮而下此為誤下下後仍浮則邪不因誤下而陷入仍在太陽不得因已汗下而不復用桂枝也

陳脩園曰未汗而遽下之既以桂枝湯為救誤之法先汗而復下之亦藉桂枝湯為補救之資太陽病先以麻黃湯發汗既汗而猶不解正宜以桂枝湯繼之而竟不用桂枝湯而復下之此粗工泥守先汗後下之法不知脈理故也此一節言先汗後下察其脈浮病不解者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言外見麻黃湯後繼以桂枝湯為正法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後而用麻黃湯之理乎金鑑曰其說是死服藥已之上並無所服何藥之本宜將此五字移於其上始合

按張兼善曰麻黃湯主之五字不當在陽氣重之下豈有衄乃解之

成無己曰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而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既服溫暖發散湯藥雖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煩者身熱也邪氣不為汗解鬱而變熱蒸於經絡發於肌表故生熱煩肝受血而能視始者寒氣傷營寒既變熱則血為熱搏肝氣不治故目瞑也劇者熱盛於經迫血妄行而為衄得衄則熱隨血散而解陽氣重者熱氣重也與麻黃湯以解前太陽傷寒之邪也

方中行曰衄鼻出血也鼻為肺之竅肺為陽中之陰而主氣陽邪上盛所以氣載血上妄行

而出於鼻也

張隱菴曰此言太陽合併於三陽用麻黃湯而後衄者陽熱盛而宜解也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標陽受病也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乃太陽合陽明少陽之氣而在表故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者服麻黃湯而表證微除其人發煩者陽熱盛而病及於絡脈也陽熱盛則衛氣不得從太陽之陽明而出故目瞑劇者必迫血上行而為衄衄乃解所以然者太陽合陽明少陽之氣在表而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宜在當發其汗之下 愚按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乃陽明少陽之氣合併於太陽故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從太陽而解此太陽病八九日不解乃太陽之氣合併於陽明少陽故發煩目瞑必衄從陽明少陽而解觀陽氣重一語而義可知矣

張路玉曰服藥已微除復發煩者餘邪未盡也目瞑煩劇者熱盛於經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餘熱隨血而解也以汗後復衄故為陽氣重也或言汗後復衄而熱邪仍未盡重以麻黃湯散其未盡之邪非也若果邪熱不盡則衄乃解三字從何著落八九日不解則熱邪傷血已甚雖急奪其汗而營分之熱不能盡除故必致衄然後得以盡其餘熱也將衄何以目瞑以火邪載血而上故必知衄乃解內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又云陽氣盛則目瞑陰氣盛則目瞑以陽邪併於陰故為陰盛也

周禹載曰當汗不汗日久不解表證全在尚未入裡與以麻黃已微除矣而復發煩目瞑甚

至於衄者以其寒邪并於血分相持已久傷經實深此內經所云陽絡傷則血外溢而為衄也苟非成流必不能散陽邪之重為何如乎復與麻黃一定之法也假使衄血成流則陽邪雖重已隨血散其病已解而本湯亦可不作矣或問服藥已微除熱即未盡勢必稍減今病人不能向衰而反加煩瞑者其故安在以所感之邪既重乃復遷延時日則鬱於經者已傷經中之血津液暗消漸將入裡苟不與藥或進膀胱之府而為畜血或入陽明之府而成結鞭滿痛未可定也今與麻黃湯以衝動其邪邪多藥少不能即服邪深藥淺不能引出又何怪乎為煩為瞑以至於為衄耶仲景恐人至此有藥不對病之疑而反張皇無措故申言其人如此者止因陽氣重而非有他變也

喻嘉言曰此風多寒少之證發煩者熱蒸而鬱煩也目瞑者熱轉營血肝氣不治也熱甚迫血妄行衄則血隨脉散而解也

程知曰脉見浮緊表證仍在雖八九日仍當以麻黃汗解服湯已其病微除至於煩瞑劇衄乃勢鬱於營陽氣重盛表散之藥與之相搏而然然至於逼血上衄則熱隨血解矣此言當發汗主以麻黃湯非衄解之後仍用麻黃湯也

程郊倩曰得太陽病其人已受陽邪在衛也而脈則浮緊證則無汗發熱身疼痛亦純是陰寒之邪閉固在表胡為不生煩躁以其人不惡寒陰邪固淺陰邪淺則陽邪不甚鬱遏故不生煩躁迨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則陰邪之閉固者當解不解自致陽邪之鬱遏者不甚

而其雖煩躁未見然既無惡寒證則亦宜遵大青龍湯發汗之法自無後慮奈何當機失用所云服藥者必辛熱之藥非辛涼之藥也微除者陰寒為陽邪所持不能盡除也陰寒微除陽熱自爾愈盛是故久遏之陽氣因辛熱而勃升其人發煩者陽氣怫蒸也目瞑者陽氣搏及營陰也劇則衄者陽氣不止搏之且逼及營中之血而逆上也唯不服大青龍至於如此則亦幸而衄耳衄則熱隨血出而久遏之陽有其出路不解而自解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此二句總結上文釋服藥微除之誤非釋發煩目瞑劇衄之故因曰麻黃湯主之承其下見陽邪得解而唯微除之陰邪未盡除而今乃可主此耳前此非麻黃湯證而大青龍湯證也假令服大青龍不唯無發煩等證併今之麻黃湯亦可不服也

舒馳遠曰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明是服藥未得如法邪無從出而增煩也目瞑者陽邪內迫而人事昏沉也衄者營分為邪所迫而血妄行也原文衄乃解所以然者陽重故也謂風多寒少之證衄則邪解無餘義矣主麻黃湯者不至於風多寒少之證而主於風寒兩停及寒多風少之證也以營邪雖從衄解而衛分為偏勝之寒所持故耳不然既云衄乃解胡為又用麻黃湯耶

按麻黃湯主之句當從張路玉解為是

柯韻伯曰脈證同大青龍而異者外不惡寒內不煩躁耳發於陽者七日愈八九日不解其人陽氣重可知然脉緊無汗發熱身疼是麻黃證未罷仍與麻黃只微除在表之風寒而不解內擾之陽氣其人發煩目瞑見不堪之狀可知陽絡受傷必逼血上行而衄矣血之與汗

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從衄解此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鼻者陽也目者陰也血雖陰類從陽氣而升則從陽竅而出故陽盛則衄陽盛則陰虛陰虛則目瞑也

尤在涇曰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麻黃湯證也至八九日之久而不解表證仍在者仍宜以麻黃湯發之所謂治傷寒不可拘于日數但見表證脉浮者雖數日猶宜汗之是也乃服藥已病雖微除而其人發煩目瞑者衛中之邪得解而營中之熱未除也劇者血為熱搏勢必成衄衄則營中之熱亦除而病乃解所以然者陽氣太重營衛俱實故須汗血並出而後邪氣乃解耳

徐靈胎曰熱甚動血血由肺之清道而出與汗從皮毛而洩同故熱邪亦解俗語所云紅汗也

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成無己曰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衄則熱隨血散故云自衄者愈

喻嘉言曰此即前條風多寒少之證無身疼則寒輕無發煩目眩則陽氣亦不重所以既衄則不更主麻黃湯也

張路玉曰衄血成流則邪熱隨血而散奪血則無汗也設不自衄當以麻黃湯發之發之而邪解則不衄矣發之而餘邪未盡必仍衄而解

周禹載曰浮緊無汗麻黃證也使早汗之何至衄乎惟未經發汗則邪熱上行勢必逼血而出於鼻故衄既成流則陽邪隨解奪血無汗此之謂也仲景恐人於衄後復用表藥故曰愈柯韻伯曰汗者心之液是血之變見於皮毛者也寒邪堅斂於外腠理不能開發陽氣大擾於內不能出元府而為汗故逼血妄行而假道於肺竅也今稱紅汗得其旨哉

金鑑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無汗此傷寒脈證也當發其汗若當汗不汗則為失汗失汗則寒閉於衛熱鬱於營初若不從衛分汗出而解久則必從營分衄血而愈也故太陽病凡從外解者惟汗與衄二者而已今既失汗於營則營中血熱妄行自衄熱隨衄解必自愈矣

陳脩園曰此一節言不因三陽之氣盛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之熱若得衄則無不解矣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從衄解此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唐容川正曰汗與血異名同類此說稍差汗色白血色赤汗質輕清血質重濁汗是衛氣血是營血何得混言同類蓋從汗解者是使營分之邪皆借衛氣外泄而為汗汗者水也氣乃水之所化故口鼻之氣著於漆石之上皆復化而為水膀胱之陽化水為氣直出者上口鼻橫出者透內膜達肌肉而發於皮毛則為汗汗者衛氣復化之水也屬之氣分何得與血同類哉血者營分之陰汁營生於心出包絡屬於肺循內綱油得小腸之氣導之下行則入血室與膀胱相連故熱結膀胱有血自下之證此下行之血也其上行外達之血亦隨小腸之

氣布達於外透腔子穿瘦肉達腠理至肌肉為衛之守是名營血邪氣久留營分則血為邪擾血有餘而循經外溢則邪隨血洩得衄而解衄之與汗一是從營分解一是從衛分解何得混而同之哉又曰今人論太陽經證但知膀胱而遺却小腸不知膀胱主氣小腸主血內經言膀胱氣化則能出言小腸化物出焉即指化液為血以外出也是小腸亦有功用豈得指為尿管一條哉

陳蔚曰發熱無汗則熱鬱於內熱極傷絡陰絡傷血并冲任而出則為吐血陽絡傷血并督脈而出則為衄血此督脈與太陽同起目內眥循督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為出路而解也

黃坤載曰發熱無汗而脈浮緊是宜麻黃發汗以泄衛鬱若夫服麻黃皮毛束閉衛鬱莫泄蓄極思通勢必逆衝鼻竅而為衄證自衄則衛泄而病愈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薰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解之下重之二字當是以汗二字始與上下文義相屬當改之尤在經曰發汗不徹下疑脫一徹字其辨在後喻嘉言曰更平聲

成無己曰太陽病未解傳併入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併病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為

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之若太陽證未罷者為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不足言陽氣怫鬱正是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擁甚於經故躁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氣但責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是以脈濇知陽氣擁鬱而汗出不徹

方中行曰太陽初得病時至不惡寒是原致併之因若太陽證不罷至解之熏之是言治之次第若發汗不徹至末是反復申上文之詳徹除也去也不徹言汗發不如法病不除去也越散也言怫鬱不散也濇為血虛血虛者汗出過多也所以轉陽明也轉與傳同

按素問平人氣

象論曰脈濇曰痺與汗出不徹之旨相合方註未妥

王肯堂曰因病太陽故當汗因病陽明故當小汗先字最有次第乃仲景之樞機也下之以大小承氣汗之以麻黃等湯

喻嘉言曰太陽初得寒傷之病以麻黃發其汗不徹故傳陽明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為逆如此者可小汗設面色正赤是寒邪深重陽氣怫鬱於表所以重當解之熏之又非小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煩躁方是陽氣不得越耳

張隱菴曰此言太陽汗出不徹轉屬陽明而為併病者更當小發其汗也二陽併病因太